

# 滑向心視域、開啟新境界《浮動的地平線》

徐瑋瑩 (特約評論人)



舞蹈 2017-09-11

演出 | 光環舞集

時間 | 2017/09/02 19:30

地點 | 國家劇院實驗劇場

當一種舞蹈風格在特定時空下因編舞者個人興趣、特質、心力而熟成攀頂，成為台灣舞蹈藝術史的典範時，後人要能在既定的技術形式上超越並非容易。這是回顧光環舞集已逝藝術總監劉紹爐獨創的嬰兒油系列舞蹈時，帶來的震撼與啟示。對我而言，此震撼可說是後知後覺的，1990年代起嬰兒油系列作品為舞蹈界開啟一個新視野，但是在沒有其他嬰兒油作品比較下，並不讓人覺得震撼。直到世代替換、舞台景象轉變之際，劉老舞作風格的獨特與難以超越性才讓人驚覺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劉老留給後人一道以嬰兒油創作、起舞的大難題。面對此難題，編舞家余承婕與舞者們以身試法，將身心毫無保留投入嬰兒油，與之纏鬥、和它和解，並將不確定性視為舞蹈實驗過程必然的功課，試圖在探索中發現「新大陸」，因而開拓了劉老之外嬰兒油的另一種美學視野。

劉紹爐的嬰兒油作品是陽剛的，他隱藏了身體在嬰兒油上舞動時控制與施力的困難，讓舞台呈現一幅幅有趣、富想像力、壯觀、甚至是特技性的奇觀，使觀者忘卻舞者在嬰兒油上舞動的危險性。相較下，余承婕的嬰兒油幻化出陰柔神秘與極具詩意的視聽覺美感，如詩如夢的引人遐想，但卻在陰柔內斂的氛圍下凸顯與嬰兒油共舞的不穩定狀態。觀賞劉老的舞作，台上舞者能在演出當下啟動觀者的身體感，讓觀眾與他/她們一起經歷身心冒險；觀賞余承婕的舞作則讓人在散場之後留下無限的想像與蕩漾的情愫。余承婕運用嬰兒油創作，但開了自己的路，以全然不同的視角探索舞蹈被觀看的可能性，其中身體的技術性被包藏在畫面傳達的詩意中。余承婕引導觀者將視聽覺焦距拉遠，彷彿從時空的遠處觀看舞台風景，有時像凝視水面下的浮游生物，有時像在自我呢喃中遙想已逝的情景、還有時像從外太空俯視地球的景象，神秘而朦朧。

余承婕的編舞手法內斂卻極具趣味，她擅長以陰陽、虛實、正反的視角呈現舞台景象，特別是同步攝/投影的影像畫面對照舞台當下真實肉身的虛實、顛倒設計。一般而言，地平線是指海/陸與天際交接之處，舞作《浮動的地平線》因此呈現的是兩地交接的中介地帶，例如海浪在漲潮與退潮間的潮間帶；水平面與海底的中間地帶；地球表面與外太空的交界之處。此位於兩地過渡之處的邊界並非穩定僵固、一刀劃開地將兩處一分為二，而是像個浮動不穩定的中介。此空間充滿變異、渾沌，也同時開啟通向兩地的大門。舞作結構的三段式呈現，透過影像作為中介連接前後兩部舞蹈，正呼應上述的意象。舞作分乾性地板與嬰兒油景象，白色長面塑膠布是舞者在前後兩部分舞動的主要介面，舞者在塑膠布上舞動即削弱了在舞台地板舞動的穩定性，此不穩定的狀態在與嬰兒油共舞時更加明顯。

海浪的音效、潮起潮落的舞動意象、塑膠紙發出似潮水來回滾動的聲音，靜靜地揭開舞作序幕。白色長面塑膠布如漲潮時奮力爬上岸邊的水花，似退潮時滾動撤回的白色海水泡沫，舞者翻滾於上，彷彿潮間帶中的生物隨潮起潮落共振共舞，動靜分明。海平面，不知不覺的移動其舞台方位；靜靜地，不讓人發現。未幾，舞者在塑膠布下舞動，引導觀者進入海面下暗黑的世界。水面下生物在暗黑寂靜中活躍。同步攝/投影的天幕呈現與舞台顛倒的影像，地板在上、自由浮動的四肢在下，猶如漂浮海中的水母隨波蕩漾，煞是有趣。布上布下，白天黑夜；陰陽輪轉，相應相生。

因此呈現的是兩地交接的中介地帶，例如海浪在漲潮與退潮間的潮間帶；水平面與海底的中間地帶；地球表面與外太空的交界之處。此位於兩地過渡之處的邊界並非穩定僵固、一刀劃開地將兩處一分為二，而是像個浮動不穩定的中介。此空間充滿變異、渾沌，也同時開啟通向兩地的大門。舞作結構的三段式呈現，透過影像作為中介連接前後兩部舞蹈，正呼應上述的意象。舞作分乾性地板與嬰兒油景象，白色長面塑膠布是舞者在前後兩部分舞動的主要介面，舞者在塑膠布上舞動即削弱了在舞台地板舞動的穩定性，此不穩定的狀態在與嬰兒油共舞時更加明顯。

海浪的音效、潮起潮落的舞動意象、塑膠紙發出似潮水來回滾動的聲音，靜靜地揭開舞作序幕。白色長面塑膠布如漲潮時奮力爬上岸邊的水花，似退潮時滾動撤回的白色海水泡沫，舞者翻滾於上，彷彿潮間帶中的生物隨潮起潮落共振共舞，動靜分明。海平面，不知不覺的移動其舞台方位；靜靜地，不讓人發現。未幾，舞者在塑膠布下舞動，引導觀者進入海面下暗黑的世界。水面下生物在暗黑寂靜中活躍。同步攝/投影的天幕呈現與舞台顛倒的影像，地板在上、自由浮動的四肢在下，猶如漂浮海中的水母隨波蕩漾，煞是有趣。布上布下，白天黑夜；陰陽輪轉，相應相生。

下半場始於無油地板，舞者舞動其中得以自在拿捏。當塗上嬰兒油的白色長面塑膠布翻起時，舞者開始滑、翻、滾、旋於其上，滑溜的動作位移揭開以嬰兒油為介面的舞蹈。然而，余承婕並不將視覺聚焦在舞者身體上，她引導觀者將視覺焦距拉高擴大，從外太空看地球。同步攝/投影的天幕呈現舞台一隅的景觀，猶如地球表面與外太空交界的景致。從外太空俯瞰地球，「地平線」不再是海/陸與天際的交界，而是地球表面與外太空的交界。天幕上斜倒的影像，讓站立的人傾斜立於地表。躺在地表滑動翻滾的舞者，猶如被地心引力吸附的生物，而其所迸發出的能量，卻像欲將己身拉離地心引力、不斷拋向外太空的危險。

《浮動的地平線》是一則隱喻，舞作讓我們驚覺「地平線」可視為眼界視野的一把度量尺，這把尺不但是浮動的，還隨個人心境的高地而看到不同景象。猶如從開場到結束始終靜默地遊走場邊、操控即時投影的白衣女子。她靜靜卻細緻的觀著自己所為的場上的一切，無論平衡或不平衡都能包容與接受，沒有抵抗、不加介入地觀著一切變動無常的舞台景緻與大千世界。如是，劉紹爐的嬰兒油「舞道」在余承婕轉換觀舞視角的創意下，開啟一處美學新視域。